

艺谭语丝

美是客观的,也是主观的,而具体的审美过程就是主客观相统一的过程。“草木本有心,何求美人折”。自然之美,人文之美,你不去“审”它,它依旧客观地存在着;并不因为你的漠视,它就是丑了。你无视,说明你“有眼不识泰山”。但美又有主观性,“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一人之美或许不是众人之美,此人之美非彼人之美。不过不管怎样,世界之上终究有达成共识之美。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审美”是一门边缘学问,它是“三观”与“智商”的结合体,既需要“意识”,也需要“能力”。

司马雪

艺谭新秀

短评两则

朱佳乐

《楚门的世界》里的世界

影片中,每一个自以为侥幸的人,无一不是命运悲剧里的玩偶。电影里那些游移不定的观众,他们心中对自由的向往还未消耗殆尽,可那些所剩无几的坚定和勇气,又不断地一点点被卷进现实的齿轮,逐渐丧失成为一个真正男人的能力。

楚门的世界其实并不是楚门的世界,而是楚门被观众所期待的世界,以克里斯多夫为代表的这一真人秀的观众都是楚门三十年来悲剧的源头,但他们同时又是千千万万个楚门。他们饶有兴致地观看这一场荒诞的“牢狱”生活,实际上是对这样闭塞却“安全”的生活模式的认同。当楚门顺应他们的期待不再试图逃脱,与生活和解时,他们为掌控之中的剧情而感到心安;当楚门不顾一切阻挠,在暴风雨后幸存下来,并且触及桃源边界涂着天空色彩的围墙时,他们又为此欢呼流泪。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每一个自以为正在俯视楚门命运的监视者,都是摇摆不定的,他们的处境与楚门没有两样,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比楚门更值得同情,因为楚门不论在知道真相之前还是在洞察到蹊跷之后,都没有停止过想要冲破桎梏的努力,而他们则每天守在电视前面,一遍一遍地重复昨天的生活。因此他们既是加害者,又是受害者。

看似外面的世界属于监测着桃源岛的主宰,而电视机前的每一个观众都是高高在上的知情者,但其实外面的世界才是被各种阻力闭塞的牢狱,而在这样的世界中浸泡着的麻木的人们,才是最不自知的受害者。当整部电影唯一一个被设定在虚幻和情节里的人物楚门,挣脱了控制,向着生命中最根本的最鲜活的东西,头也不回地跑去的时候,电视机外面的人们却印证了导演克里斯多夫宣告的真理:“我们向来接受呈现给我们的世界。”然后换位,寻找一成不变的生活里新的寄托。

看影片《返老还童》随感

《返老还童》将故事安置在当肉身和灵魂脱离,甚至逆向而行的情境之下,讲述的是本杰明与常人倒置的一生,他一出世除了身高之外其它的身体机能就是八九十岁老人的状态,随着实际年龄的增加,他的外貌却越来越年轻,直到变回婴儿最终死去。

因为本杰明的疾病,男女主人公一直无法在彼此最好的时间在一起。其实本杰明在童年时代见到黛西的第一眼就爱上了她,但也正因为这份爱,使他不允许有一丁点残缺的自己出现在她的面前,因此当黛西在自己二十多岁最娇艳欲滴的时候向本杰明求爱的时候,本杰明拒绝了。同样的心理在黛西身上也有体现,在她出了车祸最狼狽的时候,正值壮年风华正茂的本杰明来医院看他,却被黛西忍痛赶走了。他们都不愿意在彼此的眼中有半点瑕疵,因此他们错过了四十年,这四十年是两人彼此等待的过程,也是彼此追赶的过程。终于在两人四十多岁的时候,在生命的中点,他们走到了人生中最靠近彼此的阶段。其实,如果将看似很长的一生掐头去尾,最不偏不倚、刚刚正好的时刻其实只有短短几年,其中灵魂与肉身都成长到最为美丽茁壮的时刻更是如黄金一般珍贵。虽然现实人生不会像电影那样被编排到极致,但是每一个人也应该有用尽全力度过人生中每一分每一秒的觉悟,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不会在虚度中,就一不小心错过了最美好的瞬间。

新片点击

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

——看影片《何以为家》

无端

《何以为家》讲述了一个悲伤的故事。一个勇敢、善良的小男孩衣衫褴褛,食不果腹,承受着和他的年龄完全不匹配的苦难,挣扎地生活着。他用几个破锅做了辆小拖车,拖着个比他还弱小的黑人婴儿,四处流浪……然而这部电影真正的悲伤之处,绝不在于表面呈现的混乱、肮脏与荒诞,而是命若蝼蚁的穷人为何会沦入这样无望的生活当中,甚至还要将苦难代代相传?

《何以为家》的现实风格和悲悯情怀不言而喻。导演从“赞恩”这个孩子的角度出发,聚焦了栖身于黎巴嫩贫民窟内的难民生活。小主人公赞恩的原生家庭,是从叙利亚逃来此地,没有合法身份的一家人。难以光明正大地求职,做工,他们便不停地生孩子,然后生而不养,养而不教,在穷困和愚昧的深渊中越陷越深。尤其是处于学龄期的赞恩,每天“日出而作”,送煤气管,卖水果汁,给杂货铺打工。一个12岁的少年,被生活压榨得只有八九岁孩子的体格身量。他卖命地养家糊口,可依然无法改变家徒四壁的状况,年方11岁的妹妹还是被狠心的父母送给房东之子当“儿童新娘”。愤怒的赞恩离家出走后,遇到了拉希尔、尤纳斯母子,他们同样是偷渡来的黑市人口,过着东躲西藏的日子。拉希尔因非法打工被捕,给赞恩留下个嗷嗷待哺的婴儿……在这部叫人心痛到近乎窒息的片子里,赞恩关键时刻彰显的人性光辉成了最令人欣慰之处。他没有放弃小尤纳斯,而是坚强承担起了照顾他、保护他的责任。他像一头凶猛强悍的小兽,在冷血、残酷的丛林中为了生存奋力搏杀。他拖着自制拖车,以瘦弱的肩膀扛起拖绳,拖着尤纳斯漫无目的地走街串巷的背影,在长镜头下显得无比的苍凉。要知道,所有的苦难绝非编剧想象力驰骋下的虚构,而是真真切切、令人惊悚的现实。

赞恩这个人物的夺人光彩在于:他从没放弃过希望,他渴望正常的生活。他甚至曾趴在拉希尔租来的陋室中问过还不会说话的尤纳斯:“你说,移民的话,是土耳其好?还是瑞士好?”到一个安逸舒适的国度,正大光明地生活是赞恩最大的梦想。可惜这番憧憬宛如远水遥岑,触手难及。当赞恩回家,试图拿到有效证件离开时,得到的是“出嫁”没多久的妹妹已因小产身亡的消息。骨瘦如柴的赞恩持刀出门的举动,是柔弱稚嫩的孩子被折磨至极点,彻底的暴怒。在法庭上,他直言不讳:“我要控告我的父母,因为他们生了我。”赞恩没有身份登记,也不知道自己几岁,他从未感受过来自父母的爱,有的尽是辱骂、殴打。所以他的脸上似乎永远挂着一不屑、冷漠的表情。我记得他只在认识到自己真的无力抚养小尤纳斯、不得不将其送走时,才忍不住频频抹泪。

“苦难”加诸“孩童”身上的表现视角,以及完全取材于现实的惨烈情节给了观众极为震撼的情感冲击。有人说,导演似乎还可以将影片主题深挖一下,因为造成这一切悲剧的根源在于战争。事实上,《何以为家》的主创很明白自己的用意。片子没有指责成年人的虚弱和失责,甚至都没将赞恩的父母、房东的儿子等人物放在电影情感的对立面上,电影只是选择了以小见大的手法,在强调战争让人流离失所之余,发问:是什么剥夺了“赞恩”们的快乐?是什么让年幼的孩子选择用以暴制暴的方式诅咒这个人?我非常欣赏该片的结尾,它给出了人们应该为之努力的一种导向,一种希望。赞恩在摄影师给他拍证件照片时,终于笑了,像一颗小小的星辰瞬间点亮了原本黯淡的星空,也像荒芜许久的废墟中努力绽放出了一束最美的花朵。

其实,角色“赞恩”的背后是演员“赞恩”——演员本名就是赞恩,为避战火,随家人从叙利亚逃到黎巴嫩。由于他自己的生活 and 片中情节有很多相似之处,所以演起角色来轻车熟路,将“赞恩”那种生于逆流之中,却善心不泯、不屈不挠的少年形象展现得淋漓尽致。据悉,赞恩本人因出演了《何以为家》一片,已得到联合国难民署的援助,举家迁往挪威生活。如今,他终于不必再当一个邋遢的街头小孩,而是能背起书包,去学校读书识字了。

电影是艺术,而有些优秀的电影作品还能主动担负起“拯救”的社会职责。《何以为家》不仅在于它引起了很多观众的“共情”心理,赢得了不俗的票房收入和口碑,还在于它让人们对移民群体,对“赞恩”们有了必要的关注。